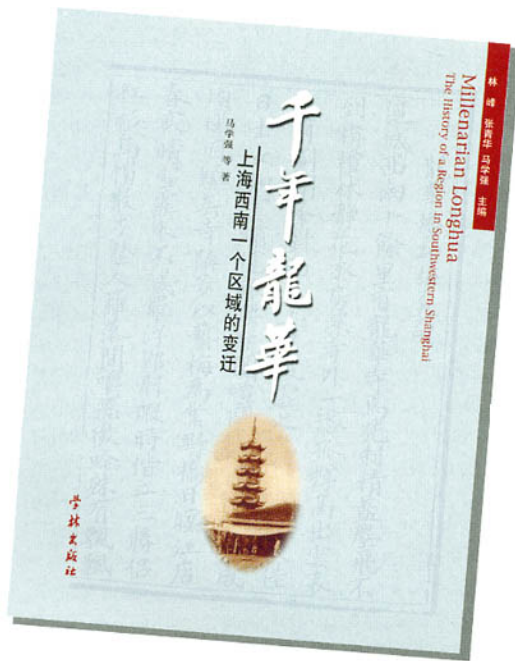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千年龙华：上海西南一个区域的变迁》序

熊月之 | Xiong Yuezhi



在绚丽多姿的上海文化地图上，龙华集古刹进香、郊游揽胜、庙会集市、凭吊先烈、连接中外等功能于一身，飘飘乎如遗世独立，熠熠生辉，古往今来，不知道吸引了多少善男信女、迁客骚人、水陆商贾、风华少年！

龙华之名，起初为寺，继而为塔，再而为乡、为区、为镇、为街道，是典型的因宗教场所而弥散开来的地名。龙华寺之建立，其确切时间已不可考，相传为三国时期，迄今已超过1700年，为上海地区最早的佛寺。吴人性好信神信佛，故杜牧有“南朝四百八十寺”之说。龙华寺建立以后，香火一直很盛，虽累遭兵燹火灾，但屡圯屡建，越建越大，经明代万历皇帝赐额赐金印赐佛像以后，更是声名远扬，盛况空前。进入近代以后，与玉佛、静安鼎立而三，为上海著名佛寺，更因其悠久之历史、热闹的庙会而独步一时。每年农历除夕，来此进香撞钟者，求福求寿求前程求姻缘，肩摩踵接，车水马龙，为沪上一大景观。

上海三大寺中，龙华较之玉佛、静安

离闹市区最远。近代上海急速城市化以后，城市迅速变大，高变闹，变挤，郊游休闲成为上海市民都市生活的重要补充，于是，旷野平畴、溪涧纵横、桃红柳绿、蛙鸣稻香的龙华，成为上海市民休闲揽胜的理想去处。沈禹钟在《龙华即景》中这样描述道：“古塔巍峨夕阳中，桃花十里逐云浓。闲情一片眠芳草，震耳时来古刹钟”。春赏桃花夏避暑，秋看芦苇冬踏雪，龙华四季皆有可游之处，可赏之景，龙华晚钟，更是流传千古，播誉中外。夕阳西下，红霞染天，倦鸟还巢，游人思归，忽然钟声轰起，在浦江上空悠悠回荡。宁静致远的清凉之音，对上海的滚滚红尘，是提醒，是调剂，也是滋补。印度诗圣泰戈尔在上海短暂逗留期间，就曾兴致勃勃地到龙华一游。

进香、旅游，带来了人流，也引来了物流，先是在寺庙周围售卖香烛纸品，然后扩展为饮食、服装、杂货及各色生活用品，再扩展到生产用品，龙华庙会因此而起，龙华市镇因此而兴。集香火、旅游、庙市于一体的龙华庙会，在明代已经出现，清代续兴不衰，民国更是称盛一时。及至当代，城市化浪潮将龙华裹挟进去，清溪涧变成灰灰马路，空旷平地崛起片片高楼，郊野风光已成明日黄花，但“三月初三上龙华”的历史记忆，仍然深深地印在上海市民的脑海中，于是，庙会依旧，集市依旧，热闹依旧。

龙华地处上海城市西南，距离县城、租界都有一段距离，但濒临黄浦江，又有沪杭铁路从区内穿过，这是水陆两便、进退裕如的理想驻军之地。所以，北洋军阀的松沪护军使署设在这里，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设在这里，上海机场设在这里。四一二政变以后，国共对立，许多革命志士惨遭杀害，一时间，龙华成为风雨腥风、阴森恐怖的代名词。改革开放以后，为了不忘先烈，教育

后人，这里辟设龙华烈士纪念馆。墓碑栉比，松柏低垂，肃穆之气，令人敬畏。每届清明，来这里凭吊先烈的党政要员、热血青年、烂漫儿童，络绎不绝。“墙外桃花墙里血，一般鲜艳一般红”，烈士的诗篇一遍又一遍地播放，烈士的历史一遍又一遍地诵读，似春风化雨，沁人心田。

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，日本军队占领租界，将上海英美侨民作为敌侨处理，在上海设立了9个集中营，龙华集中营是其中最大一个。这里先后关押过1800多人，来自英国、美国、比利时、荷兰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南非等国，时间长达30个月。侨民在集中营里丧失自由，缺吃少穿，缺医少药，罚做苦工，受尽折磨。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执导的《太阳帝国》，说的就是发生在龙华集中营里的故事。大战结束后，这些侨民分散在欧洲、美洲、大洋洲等地，但他们永远不会忘记龙华，不会忘记那段惨痛的历史。他们或他们的子孙，时常会来龙华，这里走走，那里看看，拾取历史的碎片，找寻历史的记忆。于是，在众多外侨的记忆中，多了一个词汇：Lunghwa（龙华的韦氏拼音）。

上海是国际著名大都市，令人流连忘返的景点很多。上海又是近代崛起的大都市，令人流连忘返的古代景点不多，没有秦砖汉瓦，缺少晋祠唐柏，能够贯通古今、历久弥新，连接中外，五洲瞩目的景点更是少而又少。在这个意义上，龙华是上海历史资源中的稀世珍品，一个既古老又年轻、既宁静又繁闹、既出世又入世、既本土又国际的亮点。本书以“千年龙华”为题，意味深远，很是传神。本书从历史与记忆角度，从宗教、社会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，对龙华区域历史作全景式描述，突出了龙华的特点。全书资料丰赡，风格严谨，剪裁得当，文笔畅达，配以精美的图片，相得益彰。这是一本格调高雅、富有学术含量的史书，也是趣味盎然、雅俗共赏、适应面广的图书，在倡导学习、盛行旅游、趋向读图的时代，相信它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。end